

〔清〕潘仕成 輯

海山仙館叢書

拾肆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清〕潘仕成輯

海山仙館叢書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何哉誠以一日萬機不可不理由是觀之宰相之稱萬
機豈不可哉

考古質疑卷四 終

考古質疑卷五

宋葉大慶撰

容齋隨筆云

原註洪邁所作

中說所載門人多貞觀時知名卿

相而無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在往致疑其最所
稱高第曰程仇董薛程元仇璋董常無所見獨薛收唐
史有列傳蹤迹甚爲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死于隋不
肯仕及唐祖興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
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戊寅歲中

丁丑爲大業十三年又爲義寧元年戊寅爲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于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杜淹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大可疑也又稱李靖受詩及問聖人之道靖旣云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必無此中說後載文中子次子福時所錄云杜淹爲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子按淹以貞觀二年卒後二十一年高宗卽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于史如

此故或疑爲阮逸所作也

原註以上並隨筆

大慶謂容齋之所

辨證是矣嘗觀杜淹所撰世家年世旣已抵牾且或疎

畧自戾豈止如容齋所疑乎蓋容齋所疑尙猶有可諉

者大慶之所疑因得以附見焉世家云開皇四年文中

子始生又曰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歎曰

原註文中子之

父

王道無敎天下何爲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十歲矣云

云大慶按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至九年方六歲何爲

而言十歲乎此其疎畧自戾不待他人攻其失也又云

十八年文中子有四方之志受書于東海李育問禮于

河東關子明

原註時文中子二十五歲

大慶按子明乃北魏孝文太

和末年為晉陽穆公公府記室

原註穆公文子高祖

穆公薦于

孝文孝文曰嘉謀良策勿慮不行朕南征還日當共論

道以究治本

原註以上見中說後錄關子明事

計其年代當齊明帝永

泰元年戊寅歲也

原註時魏文南伐齊見通鑑

自是以至開皇十八

年戊午益一百一歲矣使子明為記室時方弱冠至是

亦百二十餘歲矣安得有文中子問禮于子明之事非

年歲之牴牾乎容齋所疑反不及此何也雖然杜淹所

撰豈其欲大吾師之道而彰其名故不暇詳究其年月

而起後人之詆訾乎容齋遂并疑中說爲阮逸所作大慶則未敢以爲然也何者逸乃我宋仁宗朝人唐書藝文志已有王通中說皮日休有文中子碑亦言序述六經敷爲中說李薛房杜皆其門人而劉禹錫作王華卿墓銘序載其家世行事甚詳云門多偉人則與其書所言合矣司空圖又謂文中子致聖人之用房衛數公皆爲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至于李翱讀文中子且以其書並之太公家教劉蕡讀文中子又以六籍奴婢譏之是雖當世儒者好惡不同推尊之或過

毀損之失真要知自唐已有此書決非阮逸所作明矣
豈容齋偶忘之乎蓋容齋所疑不過因薛收李靖之事
安知薛收不于文中予既死而方應義舉李靖初年從
學而後乃投筆乎十三年之難若以史所載田蚡之死
都護之置例之則亦杜淹敘述之誤耳原註田蚡之死
漢紀以為四年
傳以為五年必有一誤西域都護之置神爵二年也百
官表誤為地節二年西城傳誤為神爵三年見通鑑考
異
長孫太尉之隙若以左傳所稱陳桓公出成子漢史
張良稱漢王之等例之則亦王績追書之誤爾原註左
傳隱公
四年衛州吁未能和其民石厚問定君子石子曰王觀
為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

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又齊人歌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夫人既歿故然後有謚今陳侯尚存而曰桓公田常無恙而稱成子皆後來追書之誤爾漢書張良爲漢王借箸籌之乃稱陛下時漢王未卽位亦後人追書之誤方杜淹與長孫有隙時雖長孫未爲太尉而王績所書乃長孫爲太尉之後故追書太尉爾然則大慶所謂容齋所疑尙有可諉者以是特杜淹王績之徒有所謬誤亦何足以疑中說哉

大慶前謂中說非阮逸所作甚明續攷中說亦有可疑處往往王氏子弟如王凝福時不無附會于其間何以言之王道篇云李德林請見之與之言歸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退子

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焉又禮樂篇云安平公問政卽德林也大慶按通鑑德林死于開皇之十年時文中子方七歲固未有門人德林何爲請見而問政門人何爲聞琴而霑襟哉此其謬誤斷無可疑故謂王凝福時不無附會于其間者此也

容齋隨筆云作議論文字須攷引事實無差乃可傳信後世東坡作二疏圖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楊韓益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超卓如此然以其時考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

後二年寬饒誅

原註神爵二年

又三年延壽誅

原註五鳳元年

又一年

楊惲誅方二人去時三人皆無恙蓋先生文如傾河不復效常人尋閱質究也大慶因而觀坡詩錯誤尤多前輩嘗論之矣今總序于此和徐積詩殺雞未肯邀季路裏飯須知問子來按莊子云子祀子輿子來子黎四人相與友無裏飯事又子輿子日子梁殆病矣裏飯而往則裏飯非子來事也次韻景文聽琵琶詩尤勝江左狂靈運共鬪東昏百草鬚按劉公嘉話謝靈運鬚美臨刑因施爲維摩詰象鬚唐安樂公主鬪百草欲廣其物色

令馳驛取之又恐爲他人所得因翦棄其餘坡以爲東
昏誤矣和子由使契丹至涿見寄詩始憶庚寅降屈原
旋看蠟鳳戲僧虔按齊書王宏與兄弟會集任子孫戲
僧綽獨正坐採蠟燭珠爲鳳凰坡誤以爲僧虔歟案採
珠爲鳳凰齊書屬僧虔南史屬僧綽又曰又遊聖女山
或云僧虔此以東坡爲誤殆未考史文

詩縱令司馬能鑱石奈有中郎解摸金按陳琳爲袁紹
檄曹公之罪云特置發郎中郎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
骸不露則又誤以校尉爲中郎矣立春日與李端叔詩
丞掾頗哀亮按馬援爲隴西太守但總大體諸曹時白

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
遊是亮字當作援今有碑本坡自大字書作亮真誤也
又贈陳季常詩不見盧懷慎蒸瓠似蒸鴨按盧氏雜說
鄭餘慶召親朋呼左右分處厨家爛蒸去毛莫拘折項
諸人以爲蒸鴨良久每人粟米飯一盂爛蒸葫蘆一枚
坡其誤以餘慶爲懷慎耶和人會獵詩不向如臯閒射
雉歸來何以得卿卿蓋以如臯爲地名也按昭公二十
八年賈大夫娶妻御以如臯射雉獲之杜氏注爲妻御
之臯澤如訓之謂往也則如臯非地名審矣又次韻滕

元發等詩坐看清邱吞澤芥自慙黃潦薦溪蘋又西湖
詩青邱已吞雲夢芥按相如子虛賦秋田乎青邱徬徨
乎海外吞雲夢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芥蒂芥蒂刺鯁
也非草木之芥坡詩云爾豈非誤鯁又云市區收罷魚
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按褚遂良云一食清齋彌勒同
龕非彌陀也又次韻錢舍人病起詩曰何妨一笑千癩
散全勝倉公飲上池按史記飲上池之水乃扁鵲非倉
公也又谷菴銘云孔公之堂名虛白蘇子堂後作員屋
堂雖白矣菴自黑知白守黑名曰谷按老子知其白守

其黑爲天下式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今日知白守
黑名曰谷亦誤也又戲作賈梁道詩并引云王凌謂賈
充曰汝非賈梁道耶乃欲以國與人由是觀之梁道之
忠于魏久矣司馬景王旣執凌歸過梁道廟凌大呼曰
我大魏之忠臣司馬病見凌與梁道守而殺之然梁道
之靈獨不能已其子充之惡至使首發成濟之事此又
理之不可曉者故戲作小詩云嵇紹似康爲有子邨超
叛鑒是無孫如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間殺子元原註公間
乃充也大慶按晉紀執王凌及夢爲崇乃宣帝名懿字仲